

會師東京回憶

陳孝威著

# 會師東京回憶

版權所有 \* 不許翻印

民國卅一年六月十四日初版  
民國卅一年八月三十日增訂再版  
民國卅一年十二月十四日第四版  
民國卅二年八月十八日第五版  
民國卅四年二月一日第六版

著者：陳孝威

編註者：黃興中

發行者：明快齋

◆ 每冊定價 元

## 會師東京回憶自序

本書由「美國將校與中國抗戰」及「會師東京」二小冊子，合編而成。兩小冊子各出五版以上，風行於自由區，而英文版則流傳英美社會間，收復區皆未寓目，不可謂無向隅之感，爲彌補此缺陷，爰有本書之印行。

「美國將校與中國抗戰」小冊子，爲余致力國民外交與從事國際宣傳之處女作。李馥、端納二君交相推爲中國在美宣傳得未曾有之小冊子，余未之敢承，顧亦未敢妄自菲薄也。民國廿八年冬十月余自港訪問菲律賓，因內姪溫應星將軍之介紹，獲識美陸軍工兵上校韋卡斯，因介見美國駐菲律賓濱陸軍總司令格蘭中將以次諸軍官。某夕韋卡斯上校宴余於海陸軍俱樂部，美軍上校以上軍官全體列席，自午後七時至子夜十二時，良辰美景，賞心樂事，無過於此。仰仗主席德威，諸將士協力同心，其時我軍大捷於長沙，捷音所播，無遠弗屆，美軍中人受感動尤深，六上校輪流提國際形勢與中國抗戰問題三十五問，余卽席一一置答，至夜深無倦容，獲架士上校等相與驚不置，使三國演義所記：「諸葛亮舌戰羣儒」爲不虛，則是夕之會彷彿近之矣！使余有弟如東坡，則「單于若問君家世，莫道天朝第一人」之名句，可以移贈矣！

越日謁格蘭中將於陸軍總司令部，（美日作戰時任西海岸戰區司令長官）相與暢談二小

時以上，美軍中人了解中國抗戰軍事實況，當以此爲嚆矢。

十一月余既自菲律賓返香港，將「答美駐菲陸軍上校以上軍官三十五問」與「格蘭中將訪問記」先後披露於南洋羣島及香港報紙，猶以爲讀者僅限於諳中文者爲未足，於是煩張啓賢博士譯成英文，徐淑希教授親爲審定，先載於「天下」英語刊物，余之刊行英文單行本之心，至是益爲迫切。

時中國抵抗日本侵略方二年有餘，美國尙嚴守中立。以中立國之最高將領，與交戰國記者作軍事之研究，私人談話，或未能責爲過份，若形之書籍文字，易貽外交上口實，交涉可大可小，弱國尤甚。願作者如不預先徵求格蘭總司令同意，而遽予出版，問題更爲嚴重。正在爲難，會格蘭總司令派遣其參謀長克來福上校航海來港就余研討日本田中奏摺，自上奏獲准以來，迄於今日，實施若干階段？何年何月做到何階段？未完成階段將如何完成之？請求逐一註釋答復。余於田中奏摺，素欠研究，遂婉求東北專家徐淑希教授代爲置答，歷時半月，余初款待克來福上校伉儷於告羅士打酒店，先之以盛大之茶會，出席者逾百人，今財政部長俞鴻鈞博士等皆與焉。翌日張宴於金城酒家，中美友情洋溢席間，在當時熱中人視之不能不謂爲「冷門」，而余處之自若也。

克來福上校既完成其使命將南歸，瀕行余授以「美國將校與中國抗戰」英文譯稿，煩代徵格蘭總司令同意。上校欣然受吾託，而余以熱烈之心情，將譯稿副本先行付印，一面靜待覆書。自港航海至菲律賓濱三十六小時可達，歷二十三天無回音，望眼欲穿，終日爲之不安。

某日格蘭總司令書至報可，且聲稱以出巡全島故，報書稽遲，乞涵諒，而余如釋重負。越日按預定計劃，分寄歐美各國，不稍遲延。駐菲律賓總領事楊光洸博士讀是書，恐讓國際交涉，來電制止發行，博士固未知余已取得格蘭總司令同意并簽函認可也。迨得余所寄格蘭總司令來函副本，始釋然。不能不推爲余之知己之一，氏竟於日軍攻下岷尼刺首府之次以不屈殉國，哀哉！

此小冊子爲問答體，余名在美國固不見經傳，而因發問之人如格蘭總司令爲第一次世界大戰名將之一，愛屋及烏，不能謂無若干決定影響。日本軍閥之不能自持，流於挺而走險，猶其餘事。惜余天馬行空，獨往獨來，今日中美並肩受降東京，而余猶是一枝筆，一張紙，於我何傷！

先是抗戰初起，舉國熱烈討論外交路線，余爲堅決主張聯結蘇聯之一人。南京不守，余抵漢皋，鼓吹尤力，時汪逆精衛嘗於最高國防委員會提議付余於懲戒，賴邵力子先生解說得免。其後汪逆演說，常以余所辦之天文台半週評論與延安之解放日報併列。地上巨砲天空飛機及張鼓峯，諾門罕兩役，蘇聯所以援助我中國牽掣日軍者，誠予我初期抗戰以莫大之鼓勵，永鑒吾人之心坎。廿九年九月歐戰爆發，張鼓峯、諾門罕相類似之援助不可以期。三十年四月蘇日中立協定成，蘇聯無暇東顧，更昭然若揭。舉國先期燭照及此者若干人，余固未之知，但余固不得不自承爲感謝蘇聯中之一人，徵諸「美國將校與中國抗戰」小冊子，可以知余之心矣。

「會師東京」小冊子，作於日本軍闖奇襲美國珍珠港之後。日本既奄南洋羣島而有之，或東侵澳洲，或西略印度，或北窺西伯利亞，行動飄忽，不可測度。而蘇聯之莫斯科，史太林格勒，列甯格勒諸大城，猶在德軍重重包圍之中。地中海東部，德軍距開羅僅八十五公里，東西兩軸心，方高呼會師波斯灣，同盟軍形勢之惡劣，未有甚於此時者。余方自香港隻身間關抵桂林，盱衡時勢，語人曰：「日本中計矣！亡無日矣！」於是倡會師東京戰論，以張方挫之士氣。時民國三十一年四月廿四日也。自是之後，迄於同盟軍比肩受降東京，凡二年有半，歐亞兩戰場之態勢，自守勢轉為攻勢，從被動轉為主動，兔起鶻落，不可方物，其中經過，無不一一如所預期，讀者更為稱快。余於全局，力主會師東京應先於會師柏林，與英首相邱吉爾氏之「歐洲第一」論適相反。余非不知納粹德國為主攻擊方面，日本次之，余非不知大西洋兵力與物資之集中，易於太平洋之集中，余非不知運輸與護航不能東西並舉，余非不知東西並舉，有違兵力經濟的使用之原則，余非不知美國艦艇之製造，須有較長久之時間，余非不知蘇聯期待歐洲開闢第二戰場，甚為迫切，余非不知變更主從態勢在軍事上為極危險之事，余非不知美國陸海空軍人員入伍，須有相當時間之訓練，余非不知英倫三島迅速解除威脅之重要性，余非不知一切之一切，然則余為何故堅主會師東京先於柏林，為中國和平亦為世界和平，贏得戰爭還須贏得和平耳。

英首相邱吉爾氏僅知第三次世界大戰之不可或免，而不知求一勞永逸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中，故有「歐洲第一」之錯誤。使當時不斤斤於「歐洲第一」，則日本投降後之遠東態勢

與中國國步，決不如是紛歧。使中國因戰勝日本而臻富強隆盛，則世界和平四大支柱，地醜德齊，雖有言行相反假和平之名而行侵略之實者，亦無所施其技。今大錯已鑄，各國均埋頭擴軍，抱火厝諸積薪之下，欲求其不燃，安可得乎！余不能不歸咎於當時定大計決大疑者，估計德國過高一念之誤耳。

此小冊子以「會師東京」與「開闢第七戰場」兩文爲主體，殿以舊作；「德義日三國同盟協定內，對英對美對蘇作戰案之推測」，與「揭破德國對英美蘇之預想戰法——敬告民主國家應立幹的幾件事」等四文。前者作於民國廿九月二日，肯定聲稱：德攻蘇聯先於攻美。爲美國計，決難置身事外，但十一月卽爲大選，參戰爲不可能。先是美國有售艦租地，以助英國大西洋戰爭之舉，余乃建議：擴大售艦租地一於南太平洋，廣被於世界民主國家。凡茲所述，距余訪問菲律賓濱恰一年。書旣上，美陸軍部長斯汀生氏覆書最先至，故總統羅斯福氏於三屆當選，翌年一月正式就職提出租借法案，亦報書稱是。越二月，三月十日通過於參眾兩院，屹然以民主國家兵工廠自任，余與有榮施焉。

是年六月二十二日，德軍突然侵入蘇聯國境，余前文所言畢驗，踵有後一文之作，認爲蘇聯借箸代籌。英譯分寄美蘇英三國領袖以次要員，是年十一月十九日羅斯福故總統覆謝余寄贈詩篇函中所指稱：「五月十七日及七月一日函均已收悉」者，七月一日，卽附有一「民主國家應立幹的幾件事」一文在內，惜史太林與邱吉爾兩氏，皆未置答，願此文件未因此失其歷史上價值，則可自信耳。

在此兩小冊子間，尚有一重要史實，即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四日「論大不列顛之戰應使用之政略戰略」一文，余弟洪平本余之意寫成之，貢獻英倫，至深且大，英首相邱吉爾氏覆書讚譽，其間經過詳於呈行政院文，此不再贅。惜此文散佚，不可復得。

由此觀之，「美國將校與中國抗戰」及「會師東京」兩小冊，雖二而實一。前者爲後者之開始，而後者則爲前者之繼續。世變之來，方興未艾，余生也晚，上未獲觀阪泉涿鹿牧野鳴條之師，葵邱夾谷之會。下不及覽兩京貞觀永樂康熙人物之盛，洪楊革命之戰，不可謂非吾生一大憾事，願行年五十有三，躬逢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國民革命軍北伐，第二次世界大戰，四大戰役，不無目爲生丁多難者。况第三次世界大戰之禍根，已潛伏於第二次大戰勝利結束之前夜，其爆發之時間與空間，無所拘束，余方逾日月方中之年，其不能自外世界，且不敢預存逃避，固意中事，以有涯遣無涯，余真可以無憾矣！孰謂一枝筆一張紙，不足以改造世界者耶，然非起羅斯福於地下，其誰與歸！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一日陳孝威自鈹於重慶

## 第六版代序

呈爲世界大戰勝利結束，敬謹臚列敝報貢獻世界經過，仰祈

鈞鑒，以備異日提出和會事。竊惟國際以平等爲原則，以互助爲基礎；有功不舉，無異自外；有勞不述，實同自棄；個人榮譽事小，國際地位事大；爰本此意，謹爲

鈞座陳之。孝威海隅下士，樗櫟散材。曩在香港，忝主天文台半週評論社務；未敢以僻處南疆，自外於世界。當我國家抵抗暴日侵略之始，而爭取與國，未嘗稍懈。是以每逢世界大事發生，輒竭智盡忠，著爲文章；重譯英文，分寄友邦英美蘇等國元首，及軍事負責者。無論有無反應，行之不輟。茲謹將數年以來，貢獻世界大戰者，擇要縷陳如次：民國廿九年六月，納粹德國宰割歐洲之閃電戰達最高峯，友邦英國大軍於鄧苟克倉卒撤退之後，軍備猶虛，國防未振。全英國人士失其信心，有遷都加拿大以避之議。全世界反侵略國家人士，更苦心焦思，莫知所措。孝威盱衡時勢，寫大不列顛之戰應使用之政略戰術一文（載在是年九月十四日天文台半週評論第一版），肯定指稱德國以海軍居於劣勢，參謀本部自始無渡海攻英有效可行之作戰案，今亦無此準備。爲英國計，亟宜聯結美蘇，安定三島，扼直布羅陀、蘇彝士運河、星加坡、三戰略要點以相對陣。夷考當時德國逐日以各式飛機八千架以上爲戰略轟炸，冀夷平三島，一似登陸英倫祇在呼吸之間。孰敢肯定宣稱德國參謀本部無此有效可行作戰案？更有誰敢信吾言有熟加考慮之價值？香港總督岳桐中將素有戰略家之稱，讀孝威

論文，雖以天才與智慧見許，僅於戰略戰術兩點首表同意，而德國渡海登陸與否尚持保留態度。泊英國首相邱吉爾先生得讀此論文後，驚奇之餘，欣賞有加，立電香港總督詳查敵報天文台半週評論之歷史與其組織并孝威個人之經歷與平日言論價值。香港總督如何電復，雖未得知，但孝威不久即得出自首相授權之覆函，詞摯而有禮。爾後英軍作戰指導，雖與孝威所貢獻者不無若干暗合，顧未敢即謂與有力焉。直至今年五月一日，德國西線總司令倫斯德特上將於巴伐利亞被俘後語前線記者曰：「德國之所以進攻蘇聯，而不進攻英國，因深知對於海軍強國作戰之危險，德國即因英國具有強大之海軍力量，故從未敢作進攻英國之企圖。」事隔五年，若合符節。於是始知向之判斷德國參謀本部自始無渡海攻英之有效可行作戰案者，迄今始得千真萬確之證明。徵諸決疑定策，一言可以興喪邦國，不可謂非有助於大英之勝利，歐洲之勝利，世界之勝利。然主觀與客觀未必盡同，稍有不慎，殆將不免招遼東豕之譏。今年六月孝威重申其事。八月二日，重慶英國大使館代邱吉爾覆函，有「深為感動」語。可見公道尚在，人心未泯，此不得不為

鈞座陳其經過者一也。同年九月廿七日德義日三國同盟成，國際形勢有急轉直下之勢。時我全軍全民以倭寇來犯獨力苦戰既三年，爭取與國，補充軍實，人各有責。國際論壇雖咸目為攻美之先聲，而孝威研究所得，德義日三國同盟所被影響，德攻蘇先於攻美，日必進窺南洋，故有十月七日德義日三國同盟協定對英對美對蘇作戰案之作，（全文刊在孝威所著太平洋鼓吹集卷之一第一頁）強調此意，英譯分呈美利堅大總統羅斯福先生、國務卿赫爾先生、陸

軍部長史汀生先生，海軍部長諾克斯先生。旋得專函復謝，史汀生先生且聲稱：『願予保存作爲陸軍部之參考。』先是五月美總統有『售艦租地』以助英國大西洋戰爭之舉。因於此文中並向美國建議：『擴大售艦租地』於全世界，且以物資援助中國，而充實遠東反侵略戰力，驅頑寇於我國境之外。嗣後羅氏三屆當選，確定援助民主國家，於三十年一月十日向國會提出軍用品租借法案，歷時兩月，辯論甚詳，卒於三月十一日先後通過於參衆兩院而批准之，屹然以民主國家兵工廠自任，實有與拙論相契於無言者。孝感情不自禁，曾賦詩一章英譯獻呈羅斯福總統，并遍徵海內外名詩人鉅製。歷七閱月，應徵者凡吳稚暉先生以次三百人，詩三百六十三首，都六卷<sup>之</sup>。名曰『太平洋鼓吹集』。隨時刊佈報端，全國聲應，歎爲前所未有之盛。事聞於我總裁 蔣公，蒙電獎云：『力贊抗戰，著績宣傳。爭國際之同情，褫敵奸之胆魄。理明詞快，嘉慰良深。』孝威暨敵社同人蒙茲鼓勵，固極感奮，然未敢以此自滿，再接再厲，有加無已，此不能不爲

鈞座陳其經過者二也。同年十二月八日，日寇奇襲珍珠港、星加坡等莫美荷等國屬地。爾後兇鋒所至，大有囊括澳洲，北窺西伯利亞，西略印度；以與德軍會師波斯灣之勢。當是時也，蘇聯之史太林格勒等三大都市，猶在納粹德國包圍之中，而開羅尤岌岌可危。同盟軍形勢之惡劣未有甚於此時者，而德日兩國之趾高氣揚亦未有甚於此時者。四月孝威自港開道抵桂林，倡會師東京與會師柏林戰論，以張方挫之士氣。先聲所播，耳目一新。越一年，羅斯福總統演說以聯合國國家遊行東京爲左券，一若又有默契者然。四年以來，賴聯合國國家之協力同

心合作無間，由弱而強，轉危爲安，目觀五月會師柏林，九月受降東京，而公理正義人道戰勝強權。於是世界論首倡會師東京、會師柏林，不得不以中國爲首屈一指。自同盟軍形勢最艱危而倡論之日起，以至會師柏林，受降東京，全面勝利實現，中間所經若干艱苦階段，均在拙論包括之中。此不能不爲

鈞座陳其經過者三也。抑猶有不能已於言者，當民國三十年六月二十二日，德軍突然侵入蘇聯國境。環球各國相震駭。孝威著一文題曰：『揭破德國對英美蘇之預想戰法。』強調蘇軍必勝，且爲借箸代籌，有數言如左：『德軍攻蘇利在速戰速決。使速戰而不能速決，則利在蘇聯。是以蘇聯惟一可取之戰爭指導，既有法軍如何爲德軍所敗以爲鑒戒，復有我領袖蔣委員長於步入第二期抗戰後如何抵抗日本以爲課本。有此兩大戰例熟讀於胸中，則我國已往之「積小勝爲大勝，以空閒換時間」之最高作戰指導方針，可爲蘇聯軍事當局之借鏡。但須不違反此原則，能節節抵抗逐步誘德軍深入至於最有利地帶，雖放棄若干名城，在所不惜，乘其再衰三竭，然後一舉而殲滅之，則易如反掌。』

『惟以季候考之，德軍預期對蘇之戰事，八星期內可以結束，蓋恐冬季之來臨也。使蘇軍於冬季未臨之前，不採取主力會戰之處置。一直延至冬季風雪來臨，則季候利在蘇聯，而不德也。』

『又蘇聯民衆之組訓與武裝，爲蘇聯之嶄新特點。此種潛在力量，除中國外，爲各國所無。使蘇聯以我二期作戰戰例爲課本，用陣地戰、運動戰、游擊戰之配合，爲未來會戰之指

導綱領。尤須確保主力之惟恐或失，與引敵之入惟恐不深爲前提。基此觀點，持久戰與消耗戰之原則，切當守之勿失。」（參看拙著會師東京附錄第二篇）

此文曾經譯成英文，分寄莫斯科、華盛頓、倫敦等地蘇美英三國首長與領袖，雖未蒙置答，可信已上邀省覽。爾後蘇聯作戰經過十九與拙論相符合，無論不約而同，或不謀而合，而敵報對於世界大戰之貢獻，已盡其人力之所能盡矣。

凡茲所舉，如謂非中國作者在，蔣主席領導下對於世界大戰貢獻之一，殊欠公允之論。此乃國家民族之榮譽，非個人所得而私。方今國際方互舉其在聯合作戰中或人力或物力或財力或智力之所貢獻以自重。吾國抗戰最早，出力最多，已爲舉世所周知。敵報型態雖小，而貢獻社會、貢獻國家、貢獻世界，自問不落人後。是以未敢自安緘默，敬謹臚舉八年以來從事國際宣傳與國民外交經過，檢同各種有關文件，一併呈請

鈞院鑒核，以備他日提出和會。是否有當，理合瀝情上呈，仰祈

卓裁批准施行。不勝感激待

命之至！謹呈

行政院 院長宋  
副院長翁。

天文台週報社長陳孝威謹呈

附 太平洋鼓吹集全冊。

會師東京全冊。

代 序

五

代序

英國首相邱吉爾授權前後來函副本各一件。

香港總督岳桐中將覆陳孝威函副本乙件。

陳孝威致英首相邱吉爾函乙件。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九日

## 會師東京第五版自序

或有問於余者曰：以會師東京爲目的，用開闢第七戰場之手段，始倡自君，實現之期，可得聞歟！

曰：會師東京之戰論，創立於去歲四月我同盟軍先後放棄香港、新加坡、爪哇、菲律賓羣島及澳洲外圍各島嶼之際。中外讀者，對余持論，作何感想，余不願加以推究。七月七日我領袖告全國軍民書有云：『要知道我們中國爲甚麼在這東方大陸上對寇作戰，要盡其主力戰的責任，這正如美國之太平洋上，對於其最主要最迫切最逼近的第一個敵人日寇，應該要負起首先解決任務，是同樣的意義。』自有領袖之詔示，余之會師東京戰論，漸得抬頭之機會。重以日寇對澳對印對蘇之無力大舉來犯之判斷，徵諸事實若合符節。而美軍之於八月七日自澳洲出擊梭羅門羣島，所向披靡，捷音疊奏，更令會師東京戰論風靡一時。十二月德軍久攻史太林格勒不下而益彰，重以今年一月七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先生在第七十八屆國會中致其劃時代之演詞，明決堅定，罕有比倫，其辭曰：『吾人深知在時間不斷消逝中，日本在船艦飛機方面之實力，日見低減，美國在船艦飛機方面之實力，則日益增長，其最終結果，可以數字爲根據推算得之，當吾人進攻日本本島，自空中不斷予以轟炸時，日本人民本身，即可看出是項結果矣』。又曰：『吾人茲謹代表美國向蘇聯、中國、英國及不列顛聯合國各份子之戰士致敬，彼千百萬之戰士，在此種戰爭中，經年累月，與人類之公敵作戰，並使

敵人無法進行其所企圖之征服工作，吾人於進攻日本當中，將與英勇之中國人民合作，彼等之和平理想，與吾人極其接近，吾人甚至在滇緬路被切斷之今日，亦盡量以租借物資用飛機飛越一萬五千呎高之山峯，並在雨雪交飛之天氣，盲目飛行，運往中國。吾人將克服一切不可克服之障礙，將作戰裝備運往中國，粉碎吾人共同敵人之力量，中國將在此一戰爭中，復得日本所欲兇殘破壞之安全繁榮與榮譽。又曰：『關於太平洋戰爭方面，吾人在該處之守勢，消耗期間，業已過去，目前吾人之目的，乃在迫令日本作戰。去年吾人業已阻住彼等之前進，今年則吾人欲自行前進矣』。又曰：『戰後德義日三國之武裝，必須完全解決，不允彼等再有侵略野心，荼毒生靈。……戰事何日結束，尚不可知，所可知者，一九四三年盟國已向柏林、羅馬、東京邁進』。蓋國會爲民主國家最神聖尊嚴之地，而美國政體爲總統制，總統對國會直接負責。羅斯福先生之右列演詞，不啻明示既定之國際政策與作戰方針，自必負責到底，更堅吾人之信仰。

未旬日美英二領袖羅斯福、邱吉爾兩先生相偕蒞止於北非卡薩布蘭卡港，商訂同盟軍戰略，雖有使德義日無條件投降之宣言，但有「歐洲第一」之決定，余之信心，雖屹然不動，而讀者不無懊惱。二月十二日羅斯福先生於林肯誕辰紀念日重申『吾人決心在此一戰爭中作戰到底，直至聯合國家在柏林、羅馬、東京之街道，作勝利遊行爲止。』之諾言，語重心長，今昔無間，但已爲卡港會議決定案陰霾所翳，識者憂之。况三月二十日英首相邱吉爾先生在倫敦播音又云：『對日本作戰將需要吾人將現時軍事之佈置，予以重大之改變，吾人執行對

日作戰之任務，無論若何激烈，但一俟希特勒戰敗後，吾人即當從事部分的復員。是為會師東京戰論成立以來最不明朗之時期。自此消息傳達太平洋兩岸後，美國輿論譁然，格魯大使一再大聲疾呼：『時間予日本有利』。美議員馬斯則力主以亞洲為重。澳首相寇丁則呼籲：『盟國應注意太平洋的危機』。紐西蘭駐美大使奈士，更憤慨其辭曰：『卡港會議之先擊敗德國政策，係聯合國領袖於相當時間失眠後所決定者』。

自是之後凡二月，五月下旬美英聯軍收復北非全境之後，邱吉爾先生重到華盛頓會晤羅斯福先生，商談累日，於是有一『盟國所計劃者為全體戰爭，吾人之計劃，即為向前作戰，直至敵人無條件投降為止，此語對歐洲與亞洲同樣適用，而在最近，此語固曾適用於非洲也』之語，似已修正卡港決定案之一部，改歐洲第一為東西並重矣。徵諸邱吉爾先生在華盛頓白宮對記者宣稱：『蘇聯如能對日本採取更有力之反對態度，必於本身有利』。又曰：『彼雖自覺不見向蘇聯政府作任何新戰略之建議，然蘇方各領袖人員，必須瞭解日本曾以純粹機會主義之眼光，注視蘇聯』。又曰：『同盟國希望在適當期間，利用西伯利亞之根據，轟炸日本，自非秘密』。可信邱吉爾先生對亞洲大陸與北太平洋戰場，已有更深之認識，而余去年七月五日之開闢第七戰場（位於東三省與內外蒙古及其附近地帶，包括阿留申羣島、千葉羣島等）戰論，歷時十個月，因邱吉爾先生暢論蘇日關係，始漸為世人所注意。

今蘇日雖真守中立如故，然去年之真守中立，因德軍之圍攻史大林格勒利在蘇聯，今年則不然，日寇所得中立之利，大於蘇聯，但不久之將來，蘇聯必有以守中立為有害者，或以